

左營鳳山縣舊城建築研究與遺址空間之重塑歷程

撰文／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教授 陳啟仁

摘要

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的第二次建城在今年恰好屆滿 190 年，就當代的文化資產價值而言，舊城反映了多重的歷史脈絡、地方空間的文化表徵及區域發展的變遷。過往的相關文章已多專注於歷史文獻的梳理，本文則嘗試探討舊城在近年來透過多次的文獻史料的討論、基地調查的研究，逐漸完備其空間脈絡及建築形制論述的過程，期待大眾對於近年來各方投注於舊城研究之歷程與成果，有更進一步之認識，並凝聚守護此一重要文化資產之共識。

關鍵詞：鳳山縣舊城、建築研究、西門遺址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7 月 11 日



- 壹、前言
- 貳、舊城築城前
- 參、開始築城～多階段的建城
- 肆、破壞的開始
- 伍、再探東門
- 陸、北門段之遺珠——海軍出版社與左營大路四巷
- 柒、失而復得的西門——城牆遺構與西門門座的確立
- 捌、結語

壹、前言

鳳山縣舊城自 1826 年（道光 6 年）第二次完成築城距今，已有 190 年之久，而鳳山縣舊城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10 月 8 日，內政部即以臺民字第 49203 號函，將鳳山縣舊城南門、北門暫列為第二級古蹟，在 1985 年（民國 74 年）8 月 19 日被重新公告為臺閩地區一級古蹟，公告指定的範圍包括東門、南門及其牆，迄今也已超過 30 年之久。鳳山縣舊城可謂高雄地區歷史最早，文獻最豐富，空間紋理最完整複雜的有形文化資產，當之無愧！

從清領、日治到民國，百年多來位於左營的鳳山縣舊城隨著縣治的更迭、左營軍區與軍港的建設、都市與道路的發展，四個城門段呈現著多元但截然不同的命運與發展，向來受到眾人的關注，相關著作及論述如汗牛充棟，尤其在國家級的有形文化資產身分後，多年來公部門也挹注了不少的基礎調查研究計畫、修復設計與修復工程計畫、歷史人文與空間研究等計畫，逐漸將鳳山縣舊城空間之樣態梳理重整得更完整。而近年來北門段的重新調查、西門段的部分城牆重見天日、西門城門座的確認、海軍出版社段的界定等作為，都為完備鳳山縣舊城空間的建構邁出了一大步。

本文嘗試彙整歷年來的相關研究，分為六段來敘述，前三段透過文獻回顧及檔案研究，著墨於建城前後的背景、建城過程到近代的興衰，後三段則透過實地踏查、空間資訊建構及建築學研究，對近代遺落之舊城空間逐一探討，希望透過閱讀舊城之重塑歷程，藉以紀念屆滿 190 年的舊城築城歷史。

貳、舊城築城前

1684 年（康熙 23 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之臺灣府，下設臺灣、鳳山、諸羅三縣。統治初期，雖在臺設府立官，卻未積極治理，僅以明鄭遺留的建築房舍及官員作為在臺灣的官署及官員，並採取「消極治臺」的政策，同時又恐臺灣距中央偏遠，窮於管理以致成盜賊聚集之地，為有效控制而頒訂禁令限制渡海來臺的人民，造成臺灣人口大量流失，農業衰退而稅收減少，致使鳳山、諸羅地區人煙稀少。蔣毓英曾經描述：「鳳山縣，延袤荒野，無市廛。」¹在軍事部署上，為避免臺灣再度成為盜賊群起之地，因此加強兵力防衛，鳳山縣的南路營參將衙門設於鳳山莊（今小港區與林園區交界），²根據蔣毓英在《臺灣府志》記載：「鳳山縣城，應設鳳山地方，今尚未建。」³，清廷原擬在鳳山莊設縣治，蔣毓英曾對此地描述並議建縣治，「鳳山之山，自臺灣縣治崇德里東南諸峰蜿蜒而來，崗巒重疊，勢皆南向……見古蹟志，為小滾水山，為尖山，隱伏二十餘里，經南赤山，為鳳彈諸山盡處巍然高大者為鳳山，議建縣治焉。」

清廷基於鞏固東南沿海國防及臺地治安之考量，將臺灣納入版圖，初始之治理邏輯僅為防臺而治臺，由於臺灣對內地沿海各省安全有其威脅性，且孤懸海外控制不易，於是清廷為保臺地安定，不造成沿海安全威脅，僅以消極的海防政策駐兵分守。因此鳳山縣治選址考量以海防為著眼，又興隆莊因有蛇山、龜山作為天然屏障，於海防上有戍衛功能；且明鄭時期已開發農業水利及打通打鼓港水陸交通，也曾在此設有倉廩，其發展遠超過鳳山莊，於是縣治設於興隆莊。興隆莊之名出現在 1696 年（康熙 35 年）高拱乾的《臺灣府志》中：「鳳山縣治，卜在興隆莊。」⁴，蔣毓英所主張之鳳山莊，則因為其臨鳳山丘陵，地處偏遠，經常有受到附近原住民的襲擊之虞，基於軍事及交通等考量，未獲清廷青睞。實際上，古代縣治設址條件與考量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地勢、防衛性與交通。

1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市廛（附渡橋）〉，頁 73。

2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規制〉，頁 111。

3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規制〉，頁 109。

4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頁 27。



一、地勢

臺灣清代古城的選址、規畫建造相當講究風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說明了興隆莊的天然形勢符合傳統的風水形勝標準：鳳山縣治群山環繞，西南邊有大小岡山對峙，四周多田園廬舍；東西各有打鼓、半屏山拱衛縣治；穿過蓮池潭即有龜山、蛇山旋繞護峙，形成了渾然天成的吉地寶穴。而縣治建於興隆莊，1714 年（康熙 53 年）朝廷派員親按疆域，勘丈里數，得知鳳山縣「……東、北界諸羅縣，北界臺灣縣，南至沙馬磯山：隸臺灣府（南八十里）。東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仔港一十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至沙馬磯頭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六十五里，南北延袤二百七十五里。」⁵ 明白說明了鳳山縣的疆域範圍。

二、安全防衛

興隆莊之所以為鳳山縣治之最佳選擇，除了本身優越的天然形勢、蓮池潭便於居民生活用水外，在軍事考量上，因興隆莊位於高雄平原西北隅處，面臨大海，打鼓港與萬丹港即在附近，若盜賊或敵人自海上入侵時，與臺灣府城可迅速相互支援海口，並達到在陸上防堵敵人入侵之成效；另外，由於有龜山、蛇山相夾於南北，成為形勢險要的天然屏障，所以興隆莊不僅有捍衛府城的優勢，也有控港制海之態式，其防衛優勢不言可喻。

三、交通

興隆莊的地理位置，地處近海且容易控扼打鼓港與萬丹港兩個重要港口，四周群山環繞，有龜山、蛇山、半屏山、打鼓（狗）山為屏障護持，能發揮「海防」之功能，又龜山是萬丹港周邊的制高點，可眺望整個萬丹港，興隆莊無論在地理形勢、安全防衛、交通運輸或貿易上都有優勢，鳳山縣基於以上之因素考量，因此才選定興隆莊作為鳳山縣治的縣址所在。

5 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一·封域志〉〉，頁 4。

參、開始築城～多階段的建城

鳳山縣舊城由清廷早年的不築城政策，到因應大小頻仍的民變民亂的權宜做法（木柵城與荊竹城）及後來的兩次築城（土城與磚石城），加上與鳳山縣埤頭街新城（今鳳山新城）之競合關係，其發展歷程十分波折，以下就不同時期的築城階段與內容做一概述。

一、木柵築城

1696 年（康熙 35 年）在平定新港吳球叛亂之後，築城之議再起，地方官員雖不斷陳情上奏，但清廷仍不允許在臺灣興築磚石城垣。對於中央政府的不築城政策，地方官員只好採其他的變通方式來應對。1697 年（康熙 36 年）郁永河來臺採硫，在《裨海紀遊》中，針對臺地的築城就提到：「……近有建議植竹為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間不容髮，而旁枝橫勁，篠節皆刺，若夾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春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朞月之間，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⁶。由於竹子是可以就地取材的植物，枝節互相纏繞，可形成強勁的圍竹，因此利用木柵建立城牆當作防禦的構造形式。

1704 年（康熙 43 年），諸羅縣奉文歸治之後，在不違反清廷的「不准興築磚石城垣」政策之下，「……諸羅署縣宋永清、署參將徐進才、儒學丁必捷至山，定縣治廣狹周圍六百八十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四門，為草樓以司啓閉……」⁷，這是臺灣興建木柵城的開始，雖然清廷並不同意在臺灣建城，但因認為以木柵築城並不屬於真實的城牆，因此才會默許諸羅縣築木柵為城。不過，以木柵為城牆的主要建材，終究不堪長期的風雨日曬而出現毀損的現象。

6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銀文叢本，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0。

7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頁 25。



二、荊竹圍城

1704 年（康熙 43 年），宋永清由諸羅縣轉任鳳山縣知縣後，決定在興隆莊建立鳳山縣署，以提供知縣處理地方縣政的場所，並重新整修文廟，增建崇聖祠。隔年重新通濬蓮池潭，灌田二三百甲，又建八蠟廟、烈女節婦祠，另興建義學於文廟的左側，由於宋永清的奉文歸治，使得當時的鳳山縣治聚落發展逐漸有了規模；而對於鳳山縣治的戍衛，還只是「環植刺竹，編棘為籬，聊蔽內外而已。」⁸

自古以來，臺灣的民家就常在外圍栽種植物作為藩籬，以增添環護之用，其中「荊竹」是臺灣的特產，也是最被頻繁使用的竹材之一。栽植荊竹的優點很多，其枝幹叢密，又節節多刺且堅利，若有人進入到竹林裡，對外的防護效果甚佳，加上原來的木柵已歷時長久的風吹雨淋而毀壞，不復藩屏的作用。1717 年（康熙 56 年），諸羅縣治重建時就提到：「……嘗就此地土物所宜，為因利乘便之計；有不藉壁壘而堅者，荊竹是也。其根節密，其附枝橫生，其荊堅利，若環植而外布渠荅，堅築敵樓於東南西北之衝，即矢石砲火可左右下，敵不得近。雖雲梯百丈，無所用之；雉堞豈能相過哉！今縣治東北，比櫛可觀矣，西南，牛羊踐履，故多闕焉；補而培護，加以樓櫓，萬世之功也。各莊民居稠密之處，皆當作倣此。……」⁹，於是改採荊竹作為築城的材料。

三、堆土圍城

1722 年（康熙 61 年）福建提督姚堂為朱一貴事件再次奏請開捐建城，仍未得所請。康熙皇帝表示：「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克期奏捷？」¹⁰

同年，知縣劉光泗在清廷尚未同意臺灣建城的情況下，在興隆莊堆土圍城建立了土城牆，並設四個城門，為臺灣第一座的土城。土城周 810 丈、高 1 丈 3 尺，東西南北設四門。左倚龜山，右連蛇山（【圖 2】～【圖 3】）；外浚濠塹，廣 1 丈，深 8 尺。由

8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第一冊），〈丁部·規制·城池〉，頁 135。

9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99。

1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8。

於講求中國傳統風水使然，土城的南北兩端橫跨於龜山及蛇山之間，使得部分的山丘也被圍入城內，造成由山上制高點眺望即可一窺興隆莊內部的現象，致使在 1787 年（乾隆 51 年底）的林爽文事件發生後不久，鳳山縣治即被攻陷。【圖 1】為乾隆年間鳳山縣城，最能說明上述土城左倚龜山，右連蛇山的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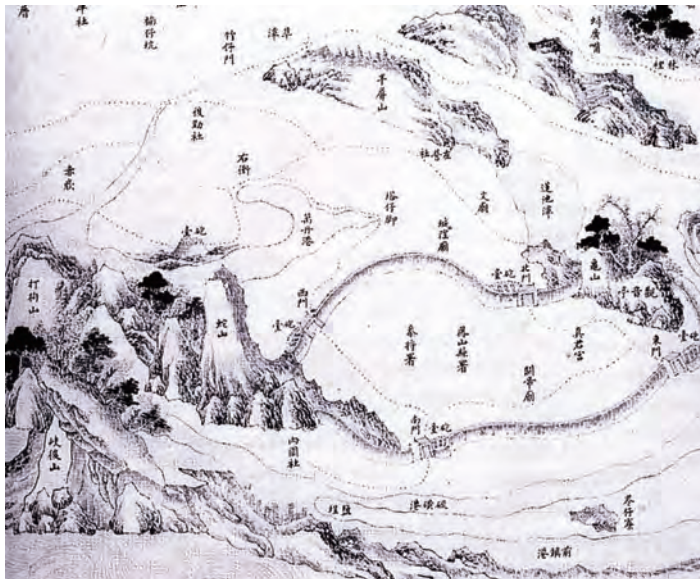


圖 1 乾隆年間鳳山縣城

資料來源：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史研究—清代臺灣築城檔案簡介〉，《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1 期，頁 115。

王必昌的《重修臺灣縣志》中提到鳳山縣、諸羅縣的

對於土城的興建工法，「……嗣居民請倣鳳、諸二縣，築造土堡之式……圍築堡牆，約高一丈八尺，上寬一丈，每丈用土十四方，牆頂高三尺、寬一尺五寸，用土半方，共土十四方半。每丈八層，每層用茅稭草四擔，共三十二擔……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¹¹由於築城的經費來源並不充裕，是由知縣劉光泗與地方官民的自行籌措及捐奉而完成的，因此以土城做為建築的方式是較為務實而節約的作法。

從上述文獻可知，1704-1724 年（康熙 43 年到雍正 2 年）間，雖屢有官員奏議建請中央政府，臺灣府城、鳳山縣治也互為軍事防備之要角，興建磚石城牆為固守臺灣府城及鳳山縣治應為上策，但始終未受採納，即便是在鳳山縣及諸羅縣已築完土城後，位居臺地咽喉的臺灣府城，卻遲未築城以資保護當地官民的安全。

1734 年（雍正 12 年），鳳山知縣錢洙在原有的土城周圍，又再環植三層荊竹做為加強防禦之用，此時，鳳山縣治規制已大為具備。又自從 1722 年（康熙 61 年）興築土城之後，興隆莊的縣治規模發展已逐漸繁榮，直到雍正年間，鳳山縣治內形成了興隆莊

11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三·建置志·城池〉，臺銀文叢本，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87-88。

街，縣治內的街市一共有縣前街、下街仔、大街、南門口街、總爺口街、北門內街等六條街。1760 年（乾隆 25 年），知縣王瑛曾在四個城門上，增建砲臺四座，再次強化了鳳山縣治的守備。王瑛曾的《重修鳳山縣志》中繪製之鳳山縣城圖上，清楚標示了城內外配置及四個城門的位置（【圖 2】【圖 3】）。



圖 2 乾隆〈臺灣輿圖〉的鳳山縣舊城

資料來源：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2002），頁 157。

四、磚石築城

1823 年（道光 3 年），閩浙總督趙慎軫命方傳綏，勘估地形決定可否遷城，並籌建鳳山縣治興隆舊城，但當時鳳山縣民對於籌資捐建反應冷淡。1824 年（道光 4 年），福建巡撫孫爾準抵臺巡視，查勘了鳳山縣治興隆莊，認為舊城雖已毀壞不存，但城址仍在，採眾人輿論奏請應返舊城，並改建石城，但清廷認為此工程費大，而以財政拮



圖 3 1764 年（乾隆 29 年）位於興隆莊的鳳山縣城

資料來源：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

据無經費之因素諭令另行籌辦。同年，適楊良斌等賊匪自埤頭縣城荊竹圍空隙攻入城內掠奪劫殺，伺亂平後，臺灣知府方傳綏認為當時埤頭新城不如舊城之地利，並建議於興隆莊舊城改築磚石牆，「……臺灣，富庶之國也，而困於兵燹亟矣。自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圖，三十五年則有吳球之亂，四十年有劉卻之亂，六十年有朱一貴之亂，雍正九年吳福生亂

於岡山，乾隆三十五年黃教亂于大穆降；五十一年林爽文、莊大田相繼亂，北路先陷，南路應之；六十年陳光愛、陳周全相繼亂，南路甫平，北路旋失；汪降之亂也在嘉慶五年，許北之亂也在十五年，中更間以蔡牽之亂，則吳淮泗陷鳳山矣，胡杜侯之亂則陳錫宗據曾文矣。百三十年，變亂十一見。近者楊良斌之事又用兵，雖饒富其何堪乎？……前後十二亂，鳳山獨居其八。此一隅兵燹尤多者，何也？則近郡之故也。……南路有事，郡城必先受兵，……故鳳山尤重。……而無城，欲醜徒無覬覦之心，不可得也。……」¹²

方傳綏認為在興隆莊建磚石城垣以作為南路臺灣府城的邊戍防禦重心，並提議以「官捐民倡」方式籌措興隆舊城建石城之資，福建巡撫孫爾準也採用輿論之議，於鳳山縣治興隆舊城以磚石建城，並將整座龜山劃入城內。估算修城經費為十二萬兩，由官民共同出資分擔，官捐共四萬，另鳳山士民納正供者，每穀一石，捐番銀一圓，共計四萬餘，富民者又另捐四萬四千，臺灣府治紳商也捐兩萬五千餘，共籌募十四萬餘兩，另選士紳黃化鯉、吳尚新、黃名標、劉伊仲等為城工總理，由知府方傳綏與知縣杜紹祁親自巡督工程。於 1825 年（道光 5 年）7 月 15 日開工修築，至 1826 年（道光 6 年）8 月 15 日完工。此座石城周長共 864 丈，成為臺灣第一座石城，實際花費九萬兩千一百兩，又費兩萬五千兩另建知縣、典史衙署、倉廠、監獄、參將衙署、火藥局，剩餘番銀三萬充作日後維修之用。¹³

由於鳳山縣舊城的修築工事は分四門進行，避免了過去官商勾結與通弊等情事，因此工程預算有了可觀的餘款。由現存三門（西門：已佚失，故內容不詳）的內門額下款內容可知，東門（鳳儀門）：督造總理陳琨，勸捐總理劉伊仲；南門（啟文門）：督造總理鄭蘭、藍文藻，勸捐總理劉伊仲；北門（拱辰門）：督建總理吳春祿、黃化鯉，督造總理方耀漢、吳廷歲。

五、城垣形制

從中國自古以來的城市形制看來，由於北方地處平原或廣闊地區，城垣往往較不受地理條件的影響而多形成方形的城垣（如洛陽、西安、北京等城），但江南與東南地區

12 姚瑩，《東槎紀略》，〈卷一·復建鳳山縣城〉，頁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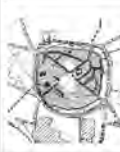
13 姚瑩，《東槎紀略》，〈卷一·復建鳳山縣城〉，頁 5-6。



則常因山勢與水流的影響，城垣容易受限於地形地勢影響，故多呈現不規則形狀（如杭州、南京等城）。綜觀臺灣歷代城垣，除了臺北府城以方形建設之外，其他城垣都為圓形或不規則形。影響城垣形狀的原因可以概略歸納如下：

- （一）因循原有聚落的發展：臺灣城牆建築多興建於清代，而許多聚落、市街早已發展成型，城牆興建常受到原有聚落發展紋理的牽制，而發展為不規則形狀。
- （二）順應地形與地貌：城牆首重防衛機能，呈現不規則狀則多為因應山勢或水文的地貌關係。如鳳山縣興隆庄的舊城，兩次的修築都與兩側的龜山、蛇山有關。
- （三）節省建材與經費的考量：在相同的面積下，圓形的周長最短，可達到節省建材的目的，在有限的經費之下，築圓形的城牆是合理的決策。
- （四）舊有城址前身的影響：由於防衛的需求，早期地各方自行築城皆採木柵、荊竹、土堡等容易取得之建材，其實用性大於形制的完整性，因此多呈現不規則狀，也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後來改建或興建的形制。【表 1】整理了臺灣清代各城市的城垣形狀。

表 1 臺灣清代城垣形狀

			
諸羅縣城 1704	臺南府城 1725	淡水廳城（新竹） 1733	彰化縣城 1734
			
鳳山縣新城 1786	噶瑪蘭廳城（宜蘭） 1811	鳳山縣舊城 1825（石城）	埔里社廳城 1874
			
恆春縣城 1875	臺北府城 1884	澎湖廳城 1885	臺灣省城（臺中） 1889

資料來源：《臺灣堡圖》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php。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

六、舊城與淡水廳城（竹塹城）

在 2014 年高雄市文化局委託的「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西門段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中，楊玉姿教授就舊城與淡水廳城（竹塹城）的關連性作了進一步研究。由於鳳山縣舊城於 1825 年興工，次年完工，淡水廳城旋於 1827 年興工，1829 年完工，鳳山縣舊城的興建與淡水廳的跟進建城其實息息相關。1826 年（道光 6 年）11 月 14 日，淡水廳進士鄭用錫、前後補同知林平侯等人於閩浙總督孫爾準巡台之際，建請允許築城，孫爾準向清廷呈報，據《軍機處檔》：「該處（即淡水廳）林平侯、林萬生等呈請照鳳山縣之例，捐貲建造磚城，並捐番銀三萬元，以為眾倡。」¹⁴

依 1827 年（道光 7 年）3 月 12 日《淡水廳築城案卷》，〈分巡臺澎兵備道札淡防廳〉敘及：「茲本司道（即台澎兵備道孔昭虔）親臨查勘，據紳士等公議：本地磚質鬆脆，擬照鳳山建造石城，估需工料番銀十五萬餘元。」¹⁵

淡水同知李慎彝曾於 1827 年（道光 7 年）3 月初 9 稟告臺灣道孔昭虔，因淡水廳城擬在同年 11 月興工，募款費時，是否可從鳳山縣舊城的工程剩餘款酌撥番銀三萬元，或仍照鳳邑通臺官捐，孔昭虔以鳳山城尚需建設，難以議撥而加以拒絕。《淡水廳築城案卷》，〈署北路淡水同知稟〉：「卑職擬在十一月內，擇日破土興工。第此次城工並非動帑項建造，若俟捐足辦理，未免曠日待時。伏思鳳邑城工□□，通臺廳、縣及紳士、郊行、業戶等統共捐派銀十七萬□□；除動用之外，現有剩餘。可否仰懇憲思俯念同一要工，即就鳳山縣城工盈餘捐項內酌撥番銀三萬元，解赴淡水城工之用；抑或仍照鳳邑通臺官捐之式，集湊以襄鉅工？」¹⁶

又據《淡水廳築城案卷》，1827 年（道光 7 年）3 月 16 日〈福建布政使司札淡水廳〉：「各紳士亦因上年鳳邑造城，地方稱便；本年又值莠民分類焚搶，念切桑榆，各願捐貲助建。……，淡廳向無辦過工程，自應仿造鳳山縣捐建城工之式，一律辦理。……。第此次竹塹城工係由各紳士提捐建造，並非詳動帑項，以蒙督憲倡捐廉銀一千兩，此外各紳士接續題捐。……。鳳邑城工已竣，捐銀現有剩餘，可否就鳳山縣城工盈餘捐項內酌

14 〈籌議臺灣善後事宜〉，《軍機處檔》，第 2747 箱，13 包，58972。

15 《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6。

16 《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5。

撥番銀三萬元解赴淡水城工之用？抑照鳳邑通臺官捐之式集湊等情。批據臺灣孔道議覆：鳳山城工捐未足數，難以議撥；並以竹塹城基與鳳山相等，鳳山僅用銀九萬二千餘元，淡水估需十五萬餘元，疏覺浮多。」¹⁷由上述文獻得可知，竹塹士紳欲仿鳳山縣舊城的築城，以保境安民，其募款方式亦仿鳳山縣舊城，惟臺灣道孔昭虔認為鳳山縣舊城只用番銀九萬二千餘元，何以淡水廳城要十五萬元？其主因是由於竹塹素無產石，土磚質鬆易碎，需向內地購磚，因而不免開支較高。

綜觀道光年間臺灣完竣之城池包含：鳳山縣舊城（1826），嘉義城（1836），彰化城（1824）與淡水城（1829），鳳山縣舊城的經費僅次於淡水城，其規模（以城周計）僅次於彰化城與淡水城，其官吏捐資所占總經費比例為最高（26.7%）。¹⁸

肆、破壞的開始

鳳山縣舊城的沒落溯自第二次築城後不久，在清廷在海防與陸防孰重搖擺不定的態度，以及經濟民生發展的考量之下，鳳山縣署終於在 1847 年（道光 27 年）經奏請朝廷允准設置於埤頭街新城，而舊城的大規模破壞則始於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及軍港的興建，一直到國民政府時期，更因為有眷村安置、都市計畫及開闢道路事件等因素導致破壞的加速。

一、舊城的沒落

1826 年（道光 6 年）鳳山縣治舊城已完成磚石城垣，城內文武衙署、祠廟、監獄等亦已建置完備，但埤頭街縣民及縣署卻仍遲遲不願遷回興隆莊，究其主要因素有三：（1）築石城時未考慮舊城地形的高低差，將龜山圍入縣城內，以為可達到軍事防禦效果，卻因縣城內地勢低窪，致大雨時，山上排水全流向城內，無處宣洩而積水，造成城內泥濘難於行走。（2）舊城腹地較小，地處偏僻而交通不便，實不如埤頭新城地勢適中，又為

17 《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8-10。

18 高雄市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南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2006），頁 2-3。

南北交通要道，可以控制全邑。(3) 舊城城內僅六口井，其中只有兩口淡水井，欠缺飲用水，城內的居民僅 500 多戶。(4) 新建城垣雖將龜山圍入，但賊寇仍可盤踞附近的打鼓山、蛇山，並自山頂窺伺縣城，官民的安全仍難以保障。

1827 年（道光 7 年）杜紹祁任淡水及鳳山縣正堂，引疾歸江蘇金匱縣家鄉，講學鄉里，1853 年（咸豐 3 年）卒，壽終七十六歲。繼任署理知縣徐必觀以堪輿之說，認為城池不祥，不願遷入舊城，致使當時耗資九萬餘兩龐大費用興修的土石城及建物，遭棄之不用。

1838 年（道光 18 年）鳳山知縣曹謹在任內做的幾項重要作為，包括在六個城門上增建城樓、六座砲臺、修築「曹公圳」灌田三萬一千五百畝等建設，使得埤頭新城在軍事防備及排水設施方面領先舊城，曹公圳的水利建設也加速了周邊的農業發展，吸引了人口的增長與地方的繁盛，此後，福建巡撫程祖洛曾於 1843 年（道光 23 年）下令鳳山知縣速遷回舊城，1847 年（道光 27 年），臺灣兵備道全卜年上書予閩浙總督劉韻珂，也認為鳳山縣治應由興隆莊遷移至埤頭新城，總督劉韻珂亦派人視察現況，由於當時埤頭新城已有 8000 多戶居民，縣署行政也早已於埤頭新城辦公，且舊城發展已不如新城繁榮。於是，會同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請將鳳山縣治移駐埤頭新城，雖清廷已奏准，仍未正式返回埤頭新城。

1853 年（咸豐 3 年）的林恭之亂，鳳山縣舊城及埤頭新城皆被賊寇攻陷，縣署傷亡慘重，在這次亂平後，文武衙署才正式移駐埤頭新城，至此稱興隆莊為舊城，而新的埤頭縣城即為鳳山新城，為今日的鳳山市。

在鳳山縣治遷至新城後，舊城僅設「舊城汛」做為一個地區軍事營汛據點，到 1894 年（光緒 20 年）時駐汛兵丁只剩四名，縣城之功能已不復存在，其聚落發展遠不如新城，街市也僅剩城內的大道公街及北門城外埤仔頭街，無論在軍事、商業、人口規模、交通、水利設施等方面，均已不如新城之繁盛程度。1897 年（明治 30 年）伊能嘉矩至鳳山新城時，當時新城計有 1448 戶，共 5345 人，但同時舊城 207 戶，共 722 人。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時，舊城城內住戶更僅餘數十戶。顯然已步入衰退的命運。

二、舊城的破壞——日治時期

早在 1917 年 7 月，《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制定公布之前，臺南廳認為舊城



城壁古蹟有保存之必要，曾於 1917 年 3 月修築打狗支廳管轄下的舊城城壁，從南門樓的接續處，往東約 8 間（1.818 公尺 $\times$ 8 = 14.544 公尺）之處。據 1917 年 7 月 14 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舊城城壁崩落；舊蹟保存〉：「於臺南廳下，由於古蹟保存之必要，自本年（1917）3 月，修築打狗支廳管轄下的舊城城壁，從南門樓的接續處，往東約 8 間之修築處，由於不斷下雨，於 7 日（1917-07-7），遂見其崩壞。」¹⁹

日治時期舊城破壞的開始不能不談日本殖民政府開發高雄港的歷史，事實上，由於日治初期左營舊城尚未劃入高雄市隸屬管轄區內，以都市發展的角度而言，左營舊聚落與舊城地區應不至於有受到直接衝擊之虞，但在 1919 年（大正 8 年）訂定高雄市第二次擴張計畫時，日人開設了由高雄市區（鼓山）經內惟通過左營到楠梓的交通要道——高楠公路，打通了橋仔頭到哈瑪星間的聯繫。高楠公路中新闢的左營段道路路面寬度達 12 公尺，從舊城南門往北直接切穿北門和西門間的城牆，沿著左營舊聚落往東北接至原本往後勁的道路。日人為開闢高楠公路（【圖 4】），拆毀了南門兩側部分城牆（保留南門城門、城樓，規畫為圓環）及北門和西門間的城牆，並在左營舊聚落和廊後之間形成新的現代化街道（今左營大路）與商家。1928 年（昭和 3 年）之後，為了便利舊城驛對外的客貨運輸，將火車站聯絡高楠公路間沿蓮池潭環繞龜山的路段（今勝利路）截彎取直，切穿了大小龜山，也拆毀部分北門段的城牆。



圖 4 1928 年陸地測量部所完成的《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局部截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地圖與遙測影像樣數位典藏計畫 <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5450>。

19 1917 年 7 月 14 日，《臺灣日日新報》〈臺南舊城城壁崩落；舊蹟保存〉。

1937 年（昭和 12 年）七七事變之後，日人逐漸重視高雄之戰略地位，在 1939 年（昭和 14 年）開始，將左營萬丹港擴建為軍港，而為了支援軍港機能，從軍港往東面延伸，建立起面積廣闊的軍事基地，軍區的設立亦直接影響到鳳山縣舊城牆、城內街市與廟宇的存續。為了防止敵方從龜山頂上俯瞰整個左營軍港及軍區，將城內居民、廟宇遷出，桃仔園、竹子腳及部分廊後居民均陸續被遷居至新莊仔、內惟等地，而舊城西門至南門的城牆也遭拆除。由 1943 年的《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圖 5】）修正測圖中可以看到左營軍港附近軍區的劃設，使得西門段及西門自三角公園（左營大路與中正路的夾角）以西，已不復見城牆的痕跡。



圖 5 1943 年陸地測量部所完成的《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先正測圖的局部截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地圖與遙測影像樣數位典藏計畫 <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5450>。

三、舊城的破壞——國民政府時期

1984 年（民國 73 年），由高雄市政府委託李乾朗老師，進行舊城初步調查研究，除繪出鳳山舊城考證復原圖（【圖 6】）外，並提出修復工程計畫。1986 年（民國 75 年）因實施都市計畫道路中之勝利路拓寬政策，政府將北門附近城牆拆除一小段而引起輿論批評，於是內政部與學者會商決議，拆除部分不予修護，並將



圖 6 鳳山舊城考證復原圖
資料來源：李乾朗《鳳山舊城調查研究》

拆除之斷面封砌以防其崩塌。

1985 年（民國 74 年）行政院文建會及內政部公布，鳳山縣舊城包括東門、南門、北門及城牆、護城河暨拱辰井與鎮福社（土地公廟），為臺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也是高雄市的一級古蹟，惟獨西門未被列入古蹟範圍內。

1986 年（民國 75 年）北門外的拱辰井遭小貨車撞擊而損壞，市府請示內政部同意後便進行修復工程，先清除毀損井邊的磚壁，灌鑄基座，填柏油路面並以鐵蓋加以保護。同年 8 月，鎮福社右側山牆也遭拖車撞擊，至 1991 年（民國 80 年）始修護完工，並加上護欄以為保護。

左營舊城的修復工程自 1989 年（民國 78 年）開工，由正宇營造廠以二千二百九十八萬元得標。因舊城當時尚在軍事管制區內，故在取得同意後始進入調查會勘，東門段部分外垣斷裂外傾，於 1988 年（民國 77 年）經現場勘察後做局部拆除重新補做。由於抵觸戶拆遷及承包商停工，導致修復工程延至 1991 年（民國 80 年）方才完成。在 1989-1991 年（民國 78-80 年）間為近代舊城第一次大規模的修復，興修範圍包含整個城廓，今日尚可自城牆外觀的顏色與材質的差異看出當時整修的痕跡。

伍、再探東門

就左營舊城東門興修之歷程而言，在 1989-1991 年（民國 78-80 年）為第一次大規模的修復，當時興修範圍包含整個城廓，可自城牆外在現況的顏色看出當時整修的部分；至 2003 年（民國 92 年）因東門城門段出現危險而又再度興修。此兩時期為舊城修復較具代表性之年代，而目前僅剩東門與北門之城門、城牆仍存在，南門僅存城門樓，就現代修復之重點主要以現存城門及兩側相連城牆為主，又以東門城牆遺跡較為完整，城外還有護城河，東門段足可作為現存傳統清代古城的代表案例。

鳳山縣城廓東門段現況因種種自然、人為以及其他因素而產生古蹟本體之劣化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壞，尤以民國 97 年 7 月之風災造成城門南端部分城體產生塌陷之情形，產生嚴重頹圮之潛勢（【圖 7】），而亟需進行緊急修復工程之介入。同時有鑑於距 1984

年（民國 73 年）的舊城基礎調查已有 25 年之久，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遂於 2009 年（民國 98 年）委託高雄大學都市發展研究所進行東門之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計畫內容主要針對城牆過去材料使用情形以及東門段已產生損壞，並針對有潛在損壞之部位作一綜合性損壞調查與分析，以作為後續修復之參考依據，其次，透過歷史資料之蒐集與整理，建構並考證屬於舊城地區發展、築城始末之史料以及相關築城重要歷史人物相互之關係。²⁰

本次研究有別於 1985 年的研究，較偏重過往尚未全面探討之建築構造及技術，研究計畫相關重點及成果如下：

一、城牆結構之剖析

（一）城牆外高內低

鳳山現舊城城牆內外垣之咾咕石牆面，由大至小將咾咕石從底層向上疊砌，空隙則由小石粒及咾咕石灰漿填滿、勾縫及粉刷。踏道表面選用尺寸較大、較平整之咾咕石鋪設，接著再以咾咕石灰漿做平縫式的表面粉刷。馬道位於內外牆體之間，為城牆頂層鋪面，主要由尺磚直接丁鋪於石灰砂漿層，並將磚縫使用白灰灰漿勾平。尺磚尺寸為 32 × 24 × 3（公分），順著牆體曲線鋪做 3.617 公尺之馬道鋪面寬度。馬道均有施作由外往內傾斜之排水斜度，故舊城城牆有外高內低之勢。

（二）城牆牆體稍微呈現梯形，且傾斜面至於馬道內

由於左營鳳山縣舊城自興築開始，城牆形制非屬完全直線型，而是帶有曲度的城牆，



東門崩塌段民國 97 年牆體崩塌狀況



緊急加固現況（靠近放置砲臺區段）

圖 7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大學，2010 年《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

20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2010）。

內外城垣以咾咕石疊砌而成，馬道下方以夯實土壤作為中腹土，傳統工法將馬道中腹土夯實是為了使城牆中腹土壓力平均分散，避免中腹土壓力不均造成城牆傾斜或倒塌等情況發生；但先前鳳山縣舊城修復工程未遵循傳統施做工法，造成人為夯實度問題，城牆修復當時回填土未經確實夯實，造成新舊中腹土夯實度差異，黏結性及土壤吸水、壓力不同，使得城牆中腹土壓力推擠、中腹土流失、馬道凹陷及城牆變形或倒塌。

舊城城牆的構成主要可分為兩大部分，夯實的中腹土與包覆於內外牆的咾咕石砌體構造，結構體的強度與穩定性即取決於中腹土的夯實程度與咾咕石牆的堅固與否，咾咕石牆體的穩固在於傳統疊砌工法是由大至小將咾咕石從底層向上疊砌，使牆體略呈梯形以承受中腹土之壓力。

由城牆過往的破壞模式可得知：中腹土有可能因為馬道上層的排水不良，以致土壤中長期遭受滲水而導致含水率過高，水分過於飽和的土層因體積的膨脹造成對內外牆的擠壓，加上砌體結構強度不足，城牆剖面表示外力作用之情形，其中內外土壓作用於咾咕石牆體之上，牆體的結構與材料強度遂成為主要關鍵因素（【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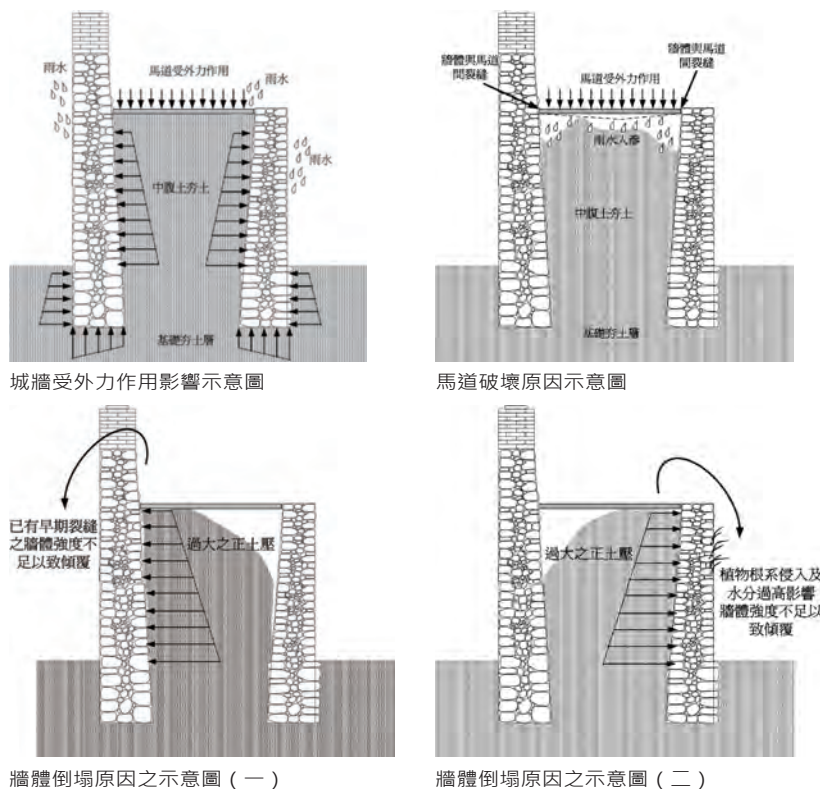


圖 8 東門城牆結構剖面與破壞成因之推估

資料來源：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

二、城基之試掘

鳳山縣舊城東門的城牆殘蹟於 1991 年、2003 年，分別有過清理及修復的紀錄，但歷次文獻卻無紀錄有關舊城城基的實際構造及基深。本次的研究希望透過殘蹟基礎試掘的方式，推估舊城建築的基礎構造與清代地平線，並蒐集舊城地下部分的基礎構造與築城建材等資訊，並尋求城牆損壞成因。

試掘點選址於舊城東門北側段末端牆體之斷垣處，如【圖 9】所示。由於斷垣處為空地，透過地籍圖及城牆推估平面圖等資料，本研究推估北側段垣的空地平面下，應仍存有舊城基礎殘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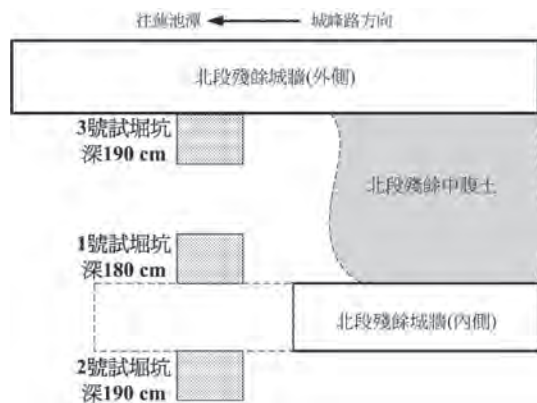


圖 9 試掘位置說明

挖掘結果發現，第一處試掘坑中有明顯的夯土層痕跡，且以不同顏色之土質呈現。一方面可以藉以辨識每層夯土厚度約在 23-38 公分範圍之內。另外，外城牆基礎最底部約在地面下 23-38 公分處，與內城牆基礎位置相同。咾咕石牆面排列與外側牆面不同，屬於不規則形狀。由第一、二、三試掘坑可知，當時利用咾咕石排列城牆時，將平整面的咾咕石置於外側可見處，內側中腹填土處則利用較不規則的材料排列。內城牆的第一、二試掘坑可見到有些微放腳情形，但在外城牆部分本調查僅挖掘內側部分，並無發現任何放腳情形。故由此處調查試掘坑得知，外城牆與內城牆之基礎形式並不相同，且基礎放腳情形僅在內城牆部分可辨識（【圖 10】）。



圖 10 試掘之發現；咾咕石基礎放腳（左），中腹土夯土痕跡（右）

由第一、二、三試掘坑的調查可知，內牆基礎雙側在現有地平面往下 60 公分有放腳情形，但外城牆並無放腳情形。且據文獻推測城牆高與基礎深度，推估清代舊城地平面應在現有地平面往下 80 公分處，基礎總深應約為 95 公分（【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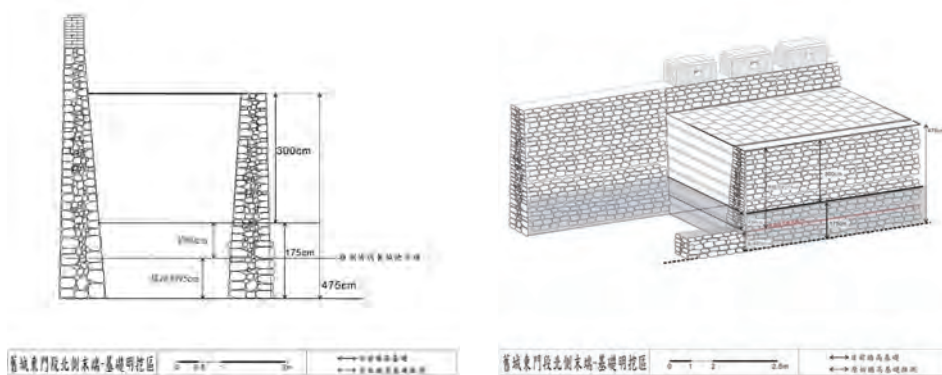


圖 11 城牆剖面與原始地平面之推估

三、中腹土及咾咕石砂漿之材料分析

舊城東門咾咕石城牆為 1826 年第二次築城時改建，中腹夯土層。依據文獻記載，高雄當地打鼓山與龜山為珊瑚礁岩地形，基於中國傳統風水學，避免破壞城內風水，城牆所使用之咾咕石材料，皆由打鼓山取得，而非直接取於龜山。豐富的咾咕石材料讓鳳山縣左營舊城的興築不必擔心材料之不足，且匠師多半傳承咾咕石疊砌之技術，故保存 200 多年仍完好。而舊城東門段城牆疊砌由下往上逐漸縮小，內外以較大且平整之咾咕石互相咬合（臺語俗稱交丁），中間空洞處以碎石填滿，再以灰漿填縫。二處取樣點土樣比例分析後歸類為黏土（CL），以粉土質黏土為主。

本研究為瞭解鳳山縣舊城東門城牆的古灰漿成份組成，是否與歷次修復時針對咾咕石灰漿試驗有差異，進行舊城東門段咾咕石間的灰漿成分分析。依據李乾朗老師在鳳山縣舊城的調查研究報告中載明，鳳山縣舊城牆利用咾咕石疊砌後，會將養護過的灰料進行填縫處理，以加強牆面強度。也可由歷次修復紀錄得知，早期原有舊城牆壁之咾咕石間以灰漿作為黏著劑。歷經百年後其舊咾咕石牆中的古灰漿強度仍比修復時使用之灰漿大。因此本研究也取樣舊有城牆的灰漿，透過材料試驗其壓力及剪力與新上灰漿之差異，比較歷次使用的灰漿材料，以及灰漿的成分組成與使用方式會造成牆面損壞的影響。

本研究取樣採取採自東門段城牆後段，位於永清國小內城牆下半部，無近代修復痕跡之咾咕石間灰漿，分析後成分為石灰、黏土、小磚粒＋細砂土、黑糖＋糯米，與洪煌凱（2002）碩士論文《古蹟灰漿之力學與微觀特性》研究中所提古蹟構造中常之黏結材料為石灰、蚵殼灰、青灰、黏土、糖汁、糯米汁，1987 年李乾朗老師所提之咾咕石灰、黏土、白灰、砂、煮沸之黑糖漿，2003 年劉金昌建築師之 CaCO_3 和微量的矽、咾咕石灰、生石灰、碎磚等比較，略有異同。

陸、北門段之遺珠—— 海軍出版社與左營大路四巷

北門又稱「拱辰門」。因北極星古稱「北辰」，拱辰之由來為《論語》〈為政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拱」指拱衛，古代稱北極星為「北辰」，古代以北極星為最尊貴之星，上述〈為政篇〉之句，用以比喻四方歸心之意。

北門外壁門洞兩側各塑有一尊門神，門洞左側之門神為「神荼」，右手持劍、左手執鎚；右側為「鬱壘」，右手執環、左手持劍，以螺殼灰浮塑為底，外施油漆彩繪及墨線。「神荼」和「鬱壘」為傳說中的門神，其專門對付危害人間的惡鬼，民間以兩神的畫像貼於門上，或直接畫於門上以守護家門。為何鳳山縣舊城各門中只有北門才有門神？據推測，民間傳統認為因北門為正門，因門（門神）、戶（窗神）、井、灶（灶神）、中霤（地基主）為天子五祀，因此才在城門上塑繪「神荼」、「鬱壘」，以避凶邪、護佑縣城及官民，這是臺灣城中現存的孤例與特色。

陳文樹在〈高雄左營的歷史沿革與昔今之風貌〉文中提及：「乃因城門初建時門口朝北處的店仔頂路為墳葬地，遂雕塑高寬各為 236 公分、寬 116 公分之兩門神（神荼和鬱壘）以避化凶險。」鳳山縣舊城四門之中，從【圖 2】可得知，以西門之外墳墓最多，以北門內、外，聚落最多，因為北門旁有南海大溝的碼頭，也是舊城四門之中，北門外的商業最為繁榮，北門為來往府城之正門，設門神以護衛。據《鳳山縣采訪冊》〈街市〉：



「埤頭仔街，在興隆里舊城北門外，縣西北十五里，逐日為市。」²¹

盧德嘉所記清光緒年間，興隆里兩處「逐日為市」，即埤頭仔街和大道公街。由上知之，做神茶和鬱壘兩門神於北門，顯然北門口外為墳葬地之說法尚須保留。

北門的研究在 1991 年舊城修復工程完竣之後就未曾進行，2014 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之「鳳山縣舊城西門段城牆遺跡及北門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其目的即在於針對舊城北門周邊文化尚未完成調查之重點文化資產做一探討，主要項目包含：

1. 北門修復調查：針對城門拱滲水、城門樓地坪積水及其他損壞情形進行破壞性調查，以做為往後修復補強依據。
2. 北門兩側門神泥塑彩繪清潔修復調查：瞭解泥塑劣化現況，參酌專業意見，擬定後續修復維護措施。
3. 北門外鎮福社、拱辰井之現況調查，損壞劣化狀況分析，擬定修復維護措施。
4. 原「海軍出版社」段城牆之調查。
5. 北門段（包含鎮福社、拱辰井，及尚未指定之原海軍出版社段城牆）相關地籍權屬資料之彙整。

本研究分項成果說明如下：

一、海軍出版社

依據 1874-1882 年間法國人 Berthaud 由城內龜山的高度，往北門的方向看來，現今面對北門城左邊的城牆綿延，未曾間斷。但現今左營六巷鄰近北門附近有屬於軍方管轄之「海軍出版社」，其後院有一段城牆長約 45 米、高低不平，高度約 420 公分，依舊城輪廓路線判斷應為北門延伸的咾咕石城牆，仍依稀可以看出馬道寬度的痕跡，目前地籍圖上註記產權屬國防部軍備局所有。城牆背後則與民宅互相倚靠，並成為民宅的牆面。海軍出版社現已拆除其地上物，本段城牆遺構又完備了北門段的部分長度（【圖 12】）。

21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銀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1960 年，頁 137。



北門城牆本體海軍出版社段空拍圖



高聳咕咕石牆面現況照



北門相連接處現況照

圖 12 海軍出版社範圍及現況照片

二、拱辰井與鎮福社

拱辰井位於勝利路與埤仔頭街的交叉口，在左營舊城北門「拱辰門」之外，故稱「拱辰井」。清代，在左營舊城未遷於新城時，昔時城門外方的埤仔頭街為人氣鼎沸之市集，於城門處有一座同樣以「拱辰」為名的水井，經由南海大溝登岸之外海船隻，均聚集於此，其商業外貿之盛，甲於全縣，當時的埤仔頭街與舊城巷一帶居民皆以此井為飲用之主要水源。

1985 年（民國 74 年），拱辰井被公告為一級古蹟，在勝利路拓寬後，位於路口中央，由於該井凸出路面，又處於交通頻繁的路口，因而易引起車禍，故塗上黃黑斜線的

標誌，常使人誤以為它是一個「交通指揮臺」，曾屢有填平之議。1986 年（民國 75 年）1 月 24 日上午 8 時左右，「拱辰井」遭王姓司機駕駛小貨車撞擊，突出的井緣破裂，小貨車受損，幸無人受傷，但井緣破裂。幸有心人士極力呼籲，政府在拆除井欄後，以「鐵蓋」保存下來，蓋上鑄有「鳳山縣舊城拱辰井」等字樣。但經歲月風霜，飽受人車踐踏，甚至蓋上還有斑馬線畫過，因此目前字跡已不清楚，遠看像極一般人孔蓋（【圖 13】）。另根據「拱辰井」所在地的埤東里里長謝金表「拱辰井歷史悠久，10 多年前，每逢自來水供應不足，附近居民即到這口井取水，但南海大溝堤築成後，井水乾涸。附近居民數度清理無效，井中只有垃圾。」²²



左營舊城拱辰井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被撞擊的舊城拱辰井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拱辰井位於十字路口斑馬線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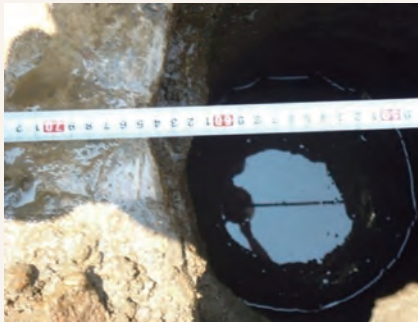
現今蓋上鑄有鳳山縣舊城拱辰井字樣

圖 13 拱辰井今昔照片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本次研究為求對拱辰井之構造方式及現況做進一步之瞭解，以利後續提出保存或修復之方針，於 2014 年（民國 103 年）8 月 14 日以人工方式打開該鐵蓋，進行古蹟本體之相關調查研究作業，過程中發現上覆之鐵蓋直徑長達約 130 公分，厚度約 8 公分，無法以人工方式打開，遂於 9 月 3 日改以配合機具使用執行調查作業。調查結果顯示，拱辰井全井深 4.21 公尺，水深 1.9 公尺，井口與柏油路墊高之厚度約 4 公分，與拱辰門拱卷作法類同，皆由花崗石所組成，本次調查認為，該井保存狀況良好並無嚴重損壞狀況，且進行調查之過程中並無蟑螂或蟲類爬出，初步研判該井地下之井水應仍屬活水，相關損壞狀況紀錄如【圖 14】所示：

22 高雄訊，〈一級古蹟？滿腹垃圾〉，《聯合報》，1986 年 01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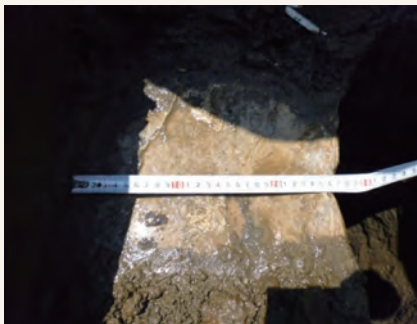
井口寬約 64 公分



井口並無嚴重損壞狀況



由六塊花崗岩堆砌而成



花崗岩長 26 公分



第一塊花崗岩厚度約 7 公分



其他花崗岩厚度約 10 公分



水深約 190 公分



井緣至混凝土及孔蓋厚度約 6 公分

圖 14 拱辰井開蓋調查



鎮福社位於左營舊城北門口，主祀福德正神，推測其初為簡陋的小廟，曾經多次修建。1883 年（光緒 9 年）余令募建，主祀福德正神。

據《鳳山縣採訪冊》〈祠廟〉：

「福德祠：一在舊治北郊（興隆），縣西北十五里，屋二間（額「鎮福社」）光緒九年，余令募建。」²³

當地人稱「七甲土地公廟」或「埤仔頭土地公廟」。廟址位於舊城北門口，左營區埤仔頭街 1 號，當地信徒稱「鎮福社」為「埤仔頭土地公廟」、「七甲土地公廟」，主祀與農村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福德正神，是埤仔頭及北門的守護神。

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指出，原鎮福祠曾於太平洋戰爭期間，遭美機炸毀，1945 年（民國 34 年）後，曾整修「鎮福祠」，1949 年（民國 38 年）8 月，經信眾提議，通過將「鎮福祠」易名為「鎮福社」。但因「鎮福社」木構腐朽，1961 年（民國 50 年）曾拆除，以現代化磚石重建，已失古蹟風貌。工務局刻意在廟前加上護欄，以為保護。「鎮福社」於 1985 年（民國 74 年）被列為一級古蹟，1986 年（民國 75 年）8 月 27 日午夜 2 時，舊城一級古蹟土地公廟「鎮福社」右側山牆，遭拖車撞擊，出現大量裂痕，山牆底部向內傾斜，其右側步口壁堵，損壞嚴重。因被撞毀，高雄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撤銷古蹟管制，以利拆除。但 1986 年（民國 75 年）10 月 2 日，在內政部邀請下，十多位的古蹟學者、專家認為，由於左營「舊城」、「拱辰井」、「鎮福社」，為一級古蹟，深具歷史意義，應維持指定。全案經內政部批准後，交由高雄市政府執行。1991 年（民國 80 年）6 月，鎮福社修護完工。因為「鎮福社」的土地小，於是居民將主神福德正神遷移至埤東、埤西、埤北里的聯合活動中心三樓供奉，稱為「鎮福廟」。鎮福社仍然保留傳統的建築裝飾，例如門神、屋脊燕尾、獅面懸魚……等。

鎮福社初創始時以土塊及竹節搭建，相關文獻記錄本建築曾多次拆除重建，最後以現代之加強磚造方式重建成為今日之樣貌。根據研究調查結果，建築本體目前雖無結構安全之虞，但於牆身多處及室內木構造屋架則有汙損、漏水、水漬、裂痕、剝落等現象，多處建築裝飾及立面門扇之彩繪亦已風化斑駁嚴重，需要積極之介入保存及修復，針對其文化資產及修復保存重點建議如下：

23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銀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1960 年，頁 188。

（一）對建築本體而言

1. 屋頂：屋內並無漏水之情形，僅發現屋頂兩處的屋簷有缺角及屋內瓦片有掉落及下陷等現象，但屋架木樑檁之現狀皆有白蟻蛀蝕及開裂嚴重之現象，恐危及結構安全，為未來修復之重點。修復方式應依循尊重現狀及原材料之原則，做局部或仿作抽換之修復。
2. 牆體與建築裝飾：外牆身東向及西向立面有多處水痕及汙漬等痕跡，但由於底部滲水濕氣嚴重，導致牆體內外表面打底層粉刷層剝落，山牆部分則有表面壁癌龜裂及油漆脫落等損壞現況。外牆身南向面及內牆身北向面之彩繪及壁畫皆有汙損、斑駁掉落及褪色現象，內牆身東西向立面上方之泥塑有劈裂的情形，對聯與板門彩繪字樣剝落、表面龜裂、門軸磨擦破損、門檻板已腐朽、正門上彩繪為文官門神、表面油漆脫落且木板潮濕腐朽；龍邊兩扇門油漆表面及文字脫落嚴重。建築裝飾如彩繪、泥塑等部分應結合文物修復專業人員，就斑駁之部分做局部之修補，尚完整部分則作表面之清理防護。

（二）必要之防護措施

鎮福社現位於繁忙之交通路口，周邊緩衝退縮有限，為保存之最大挑戰，建議未來可檢討結合該交通節點之規畫，未來如能配合周邊整體規畫，將勝利路列為歷史觀光路徑，降低交通流量及強度，可同時維繫北門段之保存及整體歷史空間氛圍之完整性。短期內可於路口加強標示古蹟之所在，必要時增設閃光標示，以提醒過往人車，但需以不造成附近居民炫光或景觀干擾為原則。

三、南海大溝

南海大溝在清初為萬丹港通縣治埤仔頭的貿易航道，也是蓮池潭天然洩洪道，對北門到西門段而言更是護城河。由於清代埤仔頭街為重要的市集地點，經由南海大溝登岸之外海船隻，均換由小船由萬丹港經南海大溝，駛進埤仔頭，帶來貨物，其商業外貿之盛，甲於全縣。南海大溝擔負著由萬丹港到埤仔頭街的主要貨運河道。埤仔頭街，位於左營舊城北門外，與勝利路交接成一丁字形，商業盛極一時。南海大溝之北邊蜿蜒至蓮池潭，南邊則由萬丹港出海（【圖 15】）。日治時期擴建萬丹港為軍港時，為避免海軍機密外洩，重浚此條長塹名為「南海大溝」，一方面用以隔離軍民兩區，一方面又用以遏阻敵軍登陸後，戰車直搗逕入軍

區及龜山要塞。1980 年（民國 69 年）南海大溝加蓋後，已覆蓋成路面或排水溝，從埤仔頭直通軍校路。大溝加蓋前，海軍之陸戰隊兩棲偵搜隊可從桃子園出海口潛爬至蓮池潭之南海大溝出口。今日的「南海大溝」由北至南從蓮池潭引出，經過左營大路六巷，穿越三角公園，沿著崇實、自助新村相界線，往西進入陸戰隊營區。【圖 16】說明對照 1903 年的地籍圖，可以看到當時的土地權屬劃分樣態，而南海大溝為一完整的水域空間。

南海大溝於清初連通萬丹港與舊城地區之貨運要道，肩負有當時商運及交通之使用，後因淤塞喪失了原先的作用，直至日治時期因為軍港之需要重浚此河道，方有「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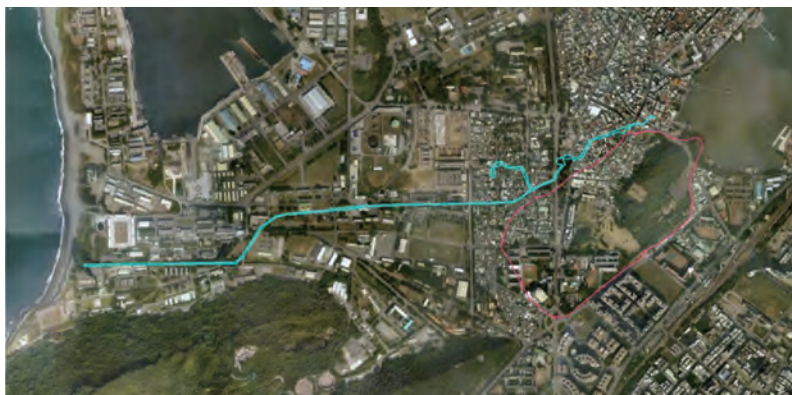


圖 15 南海大溝

說明：天空色之線為南海大溝、紅色線為舊城城牆

資料來源：廖德宗「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演講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圖 16 舊城北門與南海大溝

資料來源：1. 楠梓地政事務所，1903 年（明治 36 年）地籍圖。

2. 曾光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城內官署與街道空間之研究〉，《高雄文獻》第 3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140。

3. 楊玉姿補充文字。

大溝」的名稱出現，作為蓮池潭的疏洪道。然以鳳山縣舊城的角度，南海大溝前段屬鳳山舊城之天然護城河，同時亦因南海大溝早期作為，舊城地區通往貿易門戶萬丹港的貨運主要河道，雖於 1980 年（民國 69 年）南海大溝加蓋，已覆蓋成路面或排水溝，然其與鳳山舊城之間的關聯卻有著相當密切的關連性，同時其跨越清日及民國等不同時期之變遷，見證本地區之聚落興衰，為不可磨滅之文化資產元素。²⁴

四、左營大路四巷

左營大路四巷原為東自助新村的眷村型態，區內屬於住宅區且巷弄狹窄，多數民宅基座以咾咕石材疊砌而成，無明顯的城牆馬道遺跡，殘存部分雉堞紅磚基座。此區地勢較高且咾咕石殘牆遺留甚多，部分城牆殘跡則被作為民宅圍牆使用，從外觀可看出部分雜亂且非規律緊密之堆疊跡象，咾咕石材有搬運挪用或毀損之情形。透過日治時期地籍圖套疊比對，及現場試掘發現馬道土質與東門試掘土質雷同，顯示現存建物分布符合原有遺跡分布位置。

左營大路四巷段之環境特徵在於巷道狹窄且地勢高，民宅基座多為咾咕石疊砌而成，城牆僅存有一道牆體，但可見其連續性，此段牆體據判為舊城之內城牆，依附於隔壁東自助新村房屋之後方，牆體多被民宅作為圍牆使用，中央馬道部分露出，外城牆體只餘 120-150 公分不等裸露在外，且緊鄰向內道路，應首重適當之保護措施。又左營大路四巷之北邊原為城外範圍，2011 年時尚明顯可見其地形之明顯高差，而由當時殘蹟對面之工地開挖現狀可見地面有相當厚實分布之咾咕石塊，或許為外城牆倒塌或拆除後，被就地鋪設或掩埋為路基或為民宅作為屋基使用（【圖 17】）。



左營大路四巷之殘存城牆與馬道



東自助新村（六巷）拆除後露出之城牆遺構



埤北里建造透天厝，並發現柏油路下為厚度約 30-50 公分的咾咕石牆

圖 17 左營大路四巷的舊城殘蹟

24 國立高雄大學，鳳山縣舊城西門段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2015）。

柒、失而復得的西門—— 城牆遺構與西門門座的確立

近年舊城西門位置的找尋活動，從 1997 年（民國 86 年）開始，高雄市政府辦理的「左營舊城文藝季」邀集了相關的學者進行研討與實勘，當時推估的位置為今自助新村 416 號前路段附近，但與現存相關史料西門城門朝向位置並不符。2001 年（民國 90 年）高雄歷史博物館舉辦之「吳茂竹高雄史料收藏展」中獲得 1933 年（昭和 8 年）埤子頭前峰尾地籍圖乙紙，地籍圖上清楚標示出當時西門位址，其後，又獲得高雄市政府地政處楠梓地政事務所保存之 1918 年（大正 7 年）埤子頭前峰尾地籍圖乙紙。在 2004 年（民國 93 年）8-9 月期間，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郭吉清老師會同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與楠梓地政事務所人員，將 1918 年（大正 7 年）「埤子頭前峰尾圖」套疊至 1977 年（民國 66 年）與 2004 年（民國 93 年）兩張高雄市都市計畫圖，終將西門位置找出，確定位於高雄市立海青工商北側必勝路上，為西自助新村 376 號全部與 378 號部分房舍處。

另外在 2004 年（民國 93 年）12 月 1 日，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持的「鳳山縣舊城西門花崗石條」委託專家鑑定會議中，針對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發現海青工商校園內之十數條花崗石條，疑為鳳山縣舊城西門拱門石材，為慎重計，特請學者加以鑑定，海青工商校園內之花崗石條計有十餘條，如【圖 18】。根據學者們實地勘查及丈量，並經比對其形狀、尺寸、材質、黏著材料及鳳山縣舊城相關史料，研判應係鳳山縣舊城西門遺構，而當時位於木工廠房空地兩條石條，更是重要且直接可證之文物。當時據西自助新村 376 號費老先生之口述，該等石條於其進住眷舍時，即存放在 376 號，後來經由安世琪校長（民國 38 年到任）移往校園，作為學校籃球場之看臺臺階。當時與會學者建議，請海青工商妥為維護此十餘條花崗石，未來再作為日後



圖 18 海青工商校園內之花崗石條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復原鳳山縣舊城西門之參據。

舊城西門段原址歷經日治後期軍港周邊建設影響，戰後成為國軍眷眷的生活居住場域，稱為西自助新村。2011 年 6 月國防部辦理眷改作業，預定拆除西自助新村，引發民間保留的聲浪，在大學生自發性地發起彩繪眷村行動後，整個場域被稱為「眷村裡迷路」（【圖 19】），一時吸引了踴躍的觀光人潮，前來尋蹟訪勝。

2014 年 2 月國防部拆除工程進行，大批眷舍騰空。在工事進行前，國防部、文化局及施工廠商進行多次現勘與協調。由文化局委託國立高雄大學團隊進行拆除工程監看計畫，避免拆除過程中隱蔽之重要遺構與文物被破壞（【圖 20】）。另一方面對早期研究中推測的西門可能位置進行位置判定，協調廠商於拆除地上物時小心處理原建築地基部位的打除。直到 2014 年 3 月 14 日監看團隊經由地面清理的工程進度中，發現了塵封於地下幾近百年的西門城牆與西門門座遺構（【圖 21】），自此，西門段的一連串的空間重構於焉開展。

一、西門的地下城牆遺構與西門門座

（一）西門段城牆遺跡

為原位於原崇實新村、西自助新村內出土之地下城牆遺構，分別為兩段：一段出土約 69.9 公尺各有兩道「珊瑚礁石灰岩」城牆基座，出土高約 20-30 公分不等，另一段約為 11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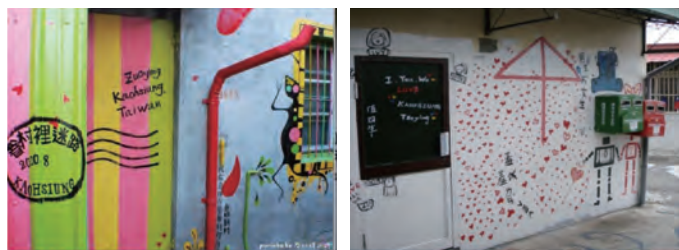


圖 19 西自助新村拆除前空照圖（上）與眷村裡迷路活動（下）



圖 20 2014 年 2 月國防部拆除工程進行中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21 2014 年 3 月 14 日西門斷城牆遺構被發現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出土一道完整的城牆基礎，出土高約 70-80 公分不等。鳳山縣舊城西門段之城牆構造以咾咕石、三合土與傳統灰漿為主，內外城牆之厚度均為 90-100 公分，城牆內馬道寬度為 280-300 公分，馬道中央為填土夯實，如【圖 22】與【圖 23】所示。

（二）西門門座遺跡

西門城門座於原西自助新村內出土，位於海青工商大門斜對面必勝路旁，寬約 10 公尺，長 15 公尺，出土高度約 60-90 公分不等，含「手鑿珊瑚礁石灰岩」

疊砌城門基座與花崗岩條。西門門座之建築下方以咾咕石、三合土與傳統灰漿為主要建材，咾咕石邊緣切割整齊以相互咬合之砌法為主，城門則以花崗石砌條法處理，城門座另以蜂巢式砌法呈現。西門門座下方露出完整人工裁切之六角型咾咕石與完整的構築城門洞之花崗石條。西門地基輪廓清晰可見，西門基地範圍大小約為 10 x 15 公尺，而基座六角形咾咕石寬度約為 37-43 公分，現場花崗岩條長度約 250 公分，斷面為 25 x 25 公分。如【圖 24】～【圖 26】所示。



圖 22 西門城牆遺跡與尺寸說明示意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23 西門城牆遺跡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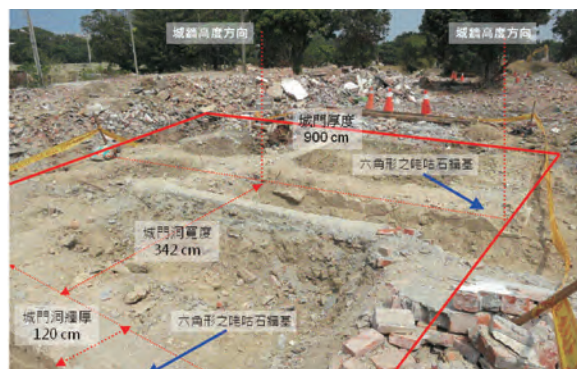


圖 24 西門門座及尺寸說明示意 (1)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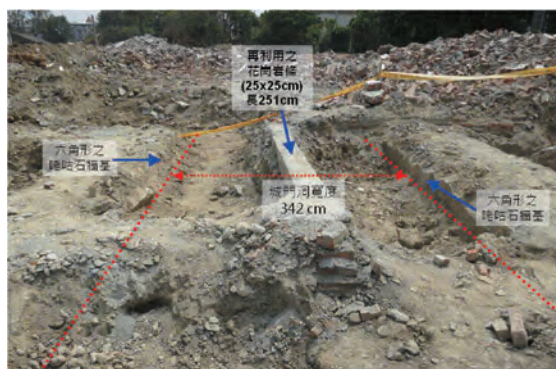


圖 25 西門門座及尺寸說明示意 (2)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26 西門門座及尺寸說明示意 (3)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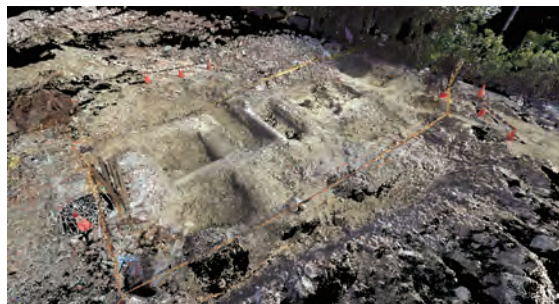


圖 27 西門城門 3D 掃描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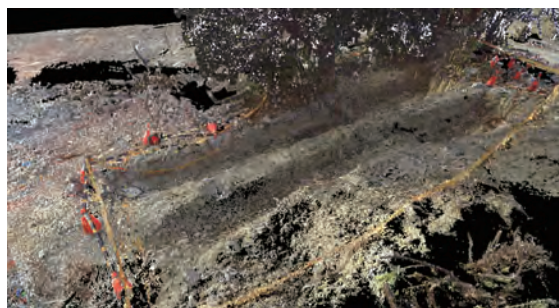


圖 28 BH-3 區西門城牆 3D 掃描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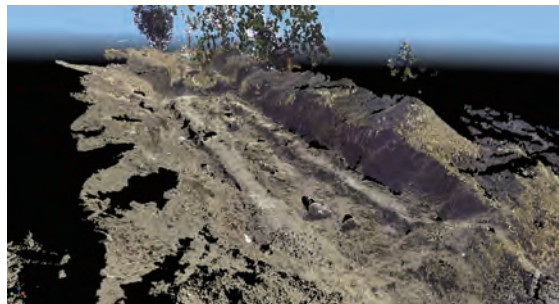


圖 29 BH-2 區西門城牆 3D 掃描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大學

有鑑於出土後的地下遺構可能因雨水與自然風化現象迅速衰敗，因此研究團隊需於最短時間內進行構造之材料與尺寸等相關記錄，並以臨時保護的方式覆蓋不織布，以防止遺構及周邊跡證因雨水冲刷而流失。俟後亦有利於專案考古團隊進行表面考古及研究等相關計畫。

為保全西門段遺構之精確資訊，研究針對重點進行全面 3D 雷射掃描（【圖 27】～【圖 29】），並據以繪製剖面圖與平面圖。直到 2015 年底時，西門段城牆地下遺構區域已暫時回填，作為保護遺址之措施（【圖 30】【圖 31】）。



圖 30 以不織布覆蓋之城牆遺構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31 以表面砂礫覆蓋之城牆遺構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32 西門城門座之保護棚架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而西門城門座則以保護棚架方式（【圖 32】），以半開放式的空間留存地表的遺構及附近的花崗石條。

西門的城牆遺構與西門城門座的發現與確認，也促使高雄市文化局文資中心進一步據以提報為國定古蹟，【圖 33】為本段的文資提報範圍與內容。未來可望對舊城西門段的失落記憶一一填補外，對舊城全體的文資保存責任與課題更邁入了另一階段。

（三）西門砲臺

西門砲臺遺構位置主要於西門的鐵工廠段（原設有一民用鐵工廠，故以其命名之），馬道上震洋神社遺跡之東北側，長約 6.5 公尺，寬約 7 公尺，高與城牆齊高約 4.8 公尺，戰後因為大量的軍眷戶遷入而改作為民宅使用，並因需求於原城牆壁體進行出入口及窗戶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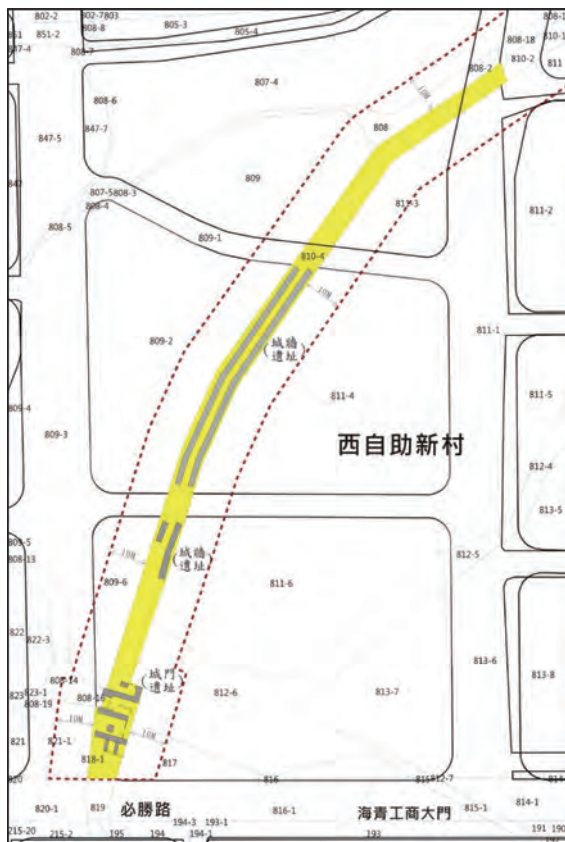


圖 33 西門遺址提報範圍

說明：灰黑色部分為確認之古蹟本體，紅色虛線為古蹟定著土地範圍，黃色色塊為依據地籍圖與出土遺跡現況疊疊推想之城牆本體。

資料來源：高雄市文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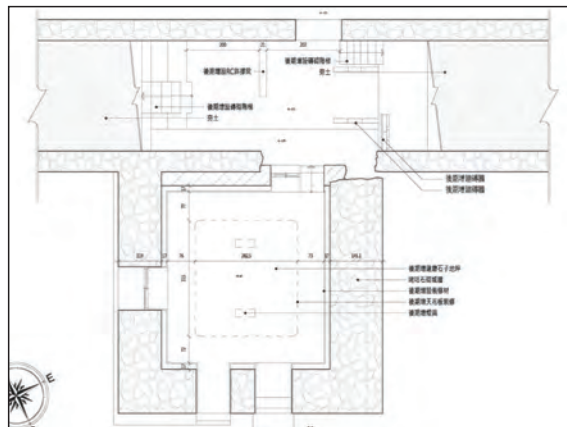


圖 34 砲臺與城牆關係平面圖

資料來源：國立高雄大學，2015，鳳山縣舊城西門段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



圖 35 砲臺現況照片（右兩圖）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鑿，咾咕石外壁則以水泥粉光方式修補（【圖 34】）。西門砲臺約在日治時期即被利用為軍事工事的一部分，除上述現狀之改變外，砲臺整體造型古樸，四邊角輪廓略呈現曲線，與現存之東門砲臺迥然不同（【圖 35】），其構法型制亦值得研究探討。

（四）震洋隊舊址

震洋艇來自於 1943 年（昭和 18 年）連合艦隊主席參謀黑島龜人對軍令部提出馬達戰艇裝備爆藥衝撞敵艦的想法，1944 年（昭和 19 年）4 月 4 日，日本軍令部第二部長黑島龜人提議「作戰上急速迫切期待實現的兵力」，主張開發裝甲爆破艇（震洋）的提案，海軍省艦政本部決定以「〇四武器」和其他特攻武器展開特殊緊急實驗。「震洋」之名是由特攻部長大森仙太郎少將以明治維新之船名而命名之。

日軍號召組成的「震洋特別攻擊隊」，效法神風特攻隊自殺攻擊的方式，在敵艦接近基地時，駕駛裝載炸藥的快艇連人帶艇衝撞敵艦造成敵艦沉沒。震洋特攻隊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最晚成立的海上敢死隊，震洋特攻隊曾在日本、菲律賓、韓國及臺灣等地區受訓。當時臺、澎地區在二次大戰末期成為日本南進基地，接受「震洋特攻隊」徵召的士兵們分批被派往淡水、高雄、澎湖等地進行培訓。當時為防範盟軍登陸臺灣，高雄

警備府設營隊在淡水、海湖、南寮、馬公、旗后、枋寮、宜蘭的岸灘附近建立隱蔽良好的震洋艇掩體，靜待襲擊盟軍登陸船團。

二戰末期高雄警備府下轄八支海軍震洋部隊，其中兩隊在淡水（第 102，105 隊），兩隊在海口（第 28，30 隊），四隊在高雄（第 20，21，29，31 隊），其中第 20、第 21、第 31 隊基地位於國軍接收檔案之「埤子頭震洋隊基地圖」內；第 29 隊基地位於國軍接收檔案的「桃子園震洋隊基地圖」內。第 20 震洋隊部隊長為薄繁藏、第 21 震洋隊部隊長為竹內泉、第 31 震洋隊部隊長為栗原博、第 29 震洋隊部隊長為永井博。²⁵

原日本海軍震洋隊遺跡正為於必勝路、中正路及上述西門段城牆之範圍內，也是戰後發展為「西自助新村」的範圍內，為震洋隊之隊部基地。依據 1945 年美軍空照圖（【圖 36】），該區內無標示明顯之建築物或設施，但依據口述歷史可以得知，本區為昔日機密性極高之震洋隊隊部基地所在，身分特殊且敏感，故有別於周邊井然有序之兵舍與眷舍之配置（【圖 37】）。事實上，近年來本基地



圖 36 1945 年美軍空照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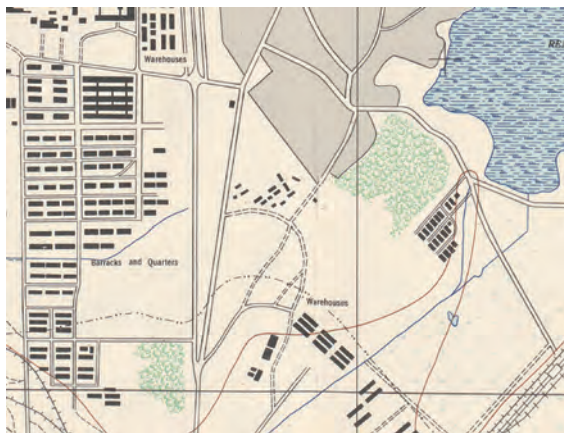


圖 37 1944 年美軍轟炸圖（局部）

25 陳柏棕，〈若櫻的戰爭足跡—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1944-46）〉，《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2 年，頁 49。

發現留存之震洋神社遺跡、防空壕及軍魂塚等，皆是值得深究之重要歷史元素。

（五）震洋神社與防空壕設施

震洋神社位於鐵工廠段西邊盡頭處，由截斷城牆後建造的水泥階梯（即神社參道）走上兩城牆間的馬道後，在馬道的北側，有一長方形的手水鉢，構造物本體是以水泥砌造，內包覆紅磚，尺寸長 80 公分、寬 50 公分、高 42 公分。手水鉢上面的橢圓形水盆，戰後被填滿混凝土（【圖 38】【圖 39】）。手水鉢四個側面，在東面、南面、西面水泥覆面，有精緻的「右二巴」圖案，北面側面下方有一直徑 2 公分的鐵製水管與導水孔，可確定構造物為神社的手水鉢²⁶（【圖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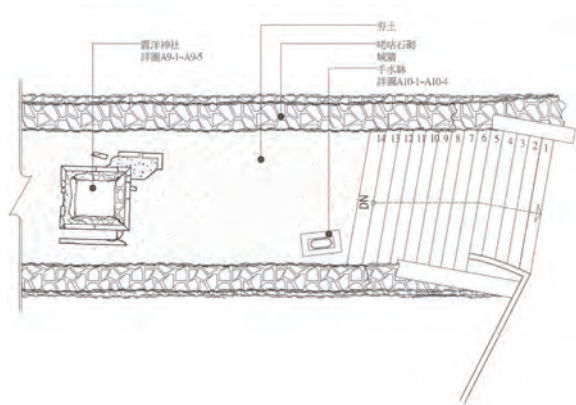


圖 38 震洋神社與手水鉢平面圖



圖 39 左營震洋神社參道
資料來源：楊玉姿攝



圖 40 左營震洋神社本殿基壇與手水鉢基臺
資料來源：黃朝煌攝影

26 廖德宗、郭吉清，〈左營舊城的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探查〉，《高雄文獻》第四卷第三期，2014。

楊玉姿老師於《鳳山縣舊城西門段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中，對於「勾玉」有以下的說明：

「勾玉」是一個像是逗號、或是月牙狀的首飾。在日本數個勾玉出現在一個圓形內，此圖案稱為「巴」（ともえ），其起緣有二說：

1. 鞆（とも）：拉弓射箭時在左手腕內側綁上「鞆」以防止弦傷到手腕的道具，另有防止手環切斷弦之功能。「鞆」是皮革袋子，袋子裡裝滿稻桿，外塗黑漆，用皮繩打結。把「鞆」圖案化。
2. 勾玉（まがたま，曲玉）：於史前・古代日本裝飾物之一；另一說，是祭祀用物，把勾玉圖案化。

據《魏志》〈倭人傳〉，邪馬台國女王「臺與」向魏進貢品中有「孔青大句珠二個（珠中有洞且彎曲青色大玉兩個）」，推測是翡翠製勾玉（進貢時期：西元 248-266 年之間）。勾玉是象徵「魂之姿」。《古事記》有「曲玉」、《日本書紀》有「勾玉」之記載。可解釋成水之旋渦；在中國，漢字「巴」可說是表現「人身體匍匐之姿」的象形文字，平安末期建築物為了消除火災而用軒丸瓦等。日後，「巴」演變成家紋、神紋、寺紋、太鼓紋等。²⁷ 而日本江戶歷史上著名的元祿赤穂事件中，因為忠君事蹟為後人所稱頌的大石內藏助（1659-1703），其大石家之家紋（家徽）就是「右二巴」圖案，故被社會大眾認為是象徵忠誠的表徵（【圖 41】）。楊玉姿老師在文中也提供一批標示昭和 5 年（1940）的日本營內神社照片彌足珍貴（【圖 42】）。照片中可以看出，神社基座多以石砌構成，而上方之神社構造則為傳統之木製型態，其基座周邊之矩型木製底層，與下方之石造基座連接，而石造基座上方有一樁孔（日文稱衾穴），足以證明此一接合形式（【圖 43】【圖 44】）。



圖 41 兵庫縣赤穂市巴橋（加里屋川）大石家「右二巴紋」

資料來源：<http://www.geocities.jp/komkom1011/hyougo/root02.htm>

27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7%B4> 維基百科・巴（ともえ）。



昭和 5 年吳海軍鎮守府腰細浦神社



昭和 5 年吳海軍鎮守府青海苔浦神社



昭和 5 年吳海軍鎮守府山白濱神社



昭和 5 年吳海軍鎮守府須烏浦神社



昭和 5 年吳海軍鎮守府鷹巢浦神社

圖 42 昭和 5 年的海居營內神社
資料來源：楊玉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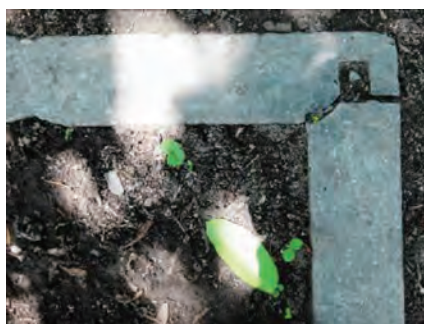


圖 43 震洋神社基座上方之柄穴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44 震洋神社基座上方承接木造建築之樣式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西自助新村之眷舍在 2013 年被清空後，陸續發現許多防空壕設施，在西自助新村之必勝路與原南海大溝之間共計發現 17 個防空壕。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雙開式寶瓶」的形狀，當地居民亦稱為「圓形防空洞」或「龜形防空洞」。防空壕內部為半圓形空間，中間地面離圓頂約 2.1 公尺，內部圓形空間直徑 3.85 公尺，四周設兩個半圓形水泥座台，約可容納二十人。防空壕之圓形混凝土牆中央上方，有一陶製的通風管，通風管的上方有一陶製可開閉的圓型蓋片，以便通風及採光（【圖 45】【圖 46】）。²⁸

西自助新村範圍內有多座防空壕，雖其樣式雖屬罕見，但綜觀臺灣各地日遺軍事相關場域中，仍存在多處現存同類型之防空壕，如雲林虎尾建國新村，屏東東港之大鵬灣及苗栗後龍之飛行場（【圖 47】）。

（六）西門多重文化資產的價值論述

西門的研究計畫透過文獻蒐集與考證、田野調查及分析結果，發現研究範圍內涵蓋豐富的文化資產元素，且跨越不同時代背景，形成有高度連續性及疊加性之文化資產場域，更值得對此文化資產場域的價



圖 45 震洋隊宿舍區防空壕照片

資料來源：陳啟仁拍攝



圖 46 西自助新村之日軍震洋隊防空壕格局及內部空間
（2014 年 2 月拍攝）

資料來源：廖德宗、郭吉清，〈左營舊城之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探查〉，《高雄文獻》，2014 年

28 廖德宗、郭吉清，〈左營舊城之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探查〉，頁 100-138。



圖 47 防空壕案例，由左而右分別為：苗栗後龍飛行場，虎尾建國新村，東港大鵬灣。

值給予以下的結論：

1. 西門段發現之城牆遺跡與西門城門座，見證了自 1900 年開始，鳳山縣舊城之破壞之歷史背景與變遷沿革，為最晚發現之舊城段落，亦填補了 1826 年的第二次築城成果，串聯了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的場域完整性。
2. 西門段發現之城牆遺跡與西門城門座說明了昔日築城的材料、工法及構法，在現有舊城古蹟之完整東門段及北門段中，雖能清晰明瞭城牆與城門座之造型及量體尺寸，但礙於其古蹟之文資身分，未能輕易透過解體調查，證實其材料及工構法之細節，研究透過西門段遺跡之出土現狀與整理分析，對清代築城方式更能一窺究竟。
3. 與西門段遺跡重疊之日本海軍震洋隊遺跡，為繼澎湖之震洋隊遺跡後，最完整特殊的震洋隊基地遺跡。其見證了日治末期日本軍事行動中極為特殊的戰術策略，對已露敗象的日軍而言，透過震洋艇的自殺式攻擊來遂行其反撲之力道，終究功虧一簣，是二戰軍史中特別而短暫的一段戰史。而左營西門段被選擇為震洋隊基地的事實，也說明了本區自古以來軍事位置的重要性，造成了以左營海軍軍港建設為核心的周邊軍事設施，形成了本區的文化景觀肌理。
4. 於日本海軍震洋隊遺跡範圍內發現的營內神社及防空壕，皆為罕見的軍事設施，尤其在日本本土及臺灣現存之營內神社已寥剩無幾，見證日軍在伴隨軍事建設中的精神層面元素，至為特殊。另外具備雙出口特色之圓形防空壕設施亦為罕見，在臺灣現存相關的日遺軍事設施中，值得保存及後續研究。



捌、結語

鳳山縣舊城自建城以來，歷經清領、日治、民國各時期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以第二次築城而言，距今已有 190 年，堪稱見證高雄左營地區近代史的瑰寶，其長期醞釀與積累而成的空間紋理及歷史涵構，在全臺同類型的文化資產類別中也是極其罕見豐富，並獨樹一格的。舊城的四門也因為各自的時代變遷歷程，而展現不同之風貌與發展機會及限制。在近年來各方的努力，包含文史研究、建築與空間研究與規畫，以及各項修復工程的有形投入下，已經逐漸為舊城的完備與躍昇挹注了必要的能量，完備了古蹟文化場域，也因此舊城的空間脈絡日益清晰而呼之欲出，一個結合串連史前考古文化層、清代築城史、日治軍事史、民國眷村文化的複合性空間，伴隨著豐沛的蓮池潭自然生態資源及宗教文化觀光，下一個舊城的新世代，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規制〉。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
- 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一·封域志〉。
-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銀文叢本第 44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
-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第一冊)·〈丁部·規制·城池〉。
- 周鍾瑄·《諸羅縣志》。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三·建置志·城池〉，臺銀文叢本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 姚瑩·《東槎紀略》〈卷一·復建鳳山縣城〉。
- 《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二、期刊論文

- 陳柏棕(2012)·〈若櫻的戰爭足跡—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1944-46)〉·《臺灣國際研究季刊》·8(2)·頁 35-67。
- 廖德宗、郭吉清(2014)·〈左營舊城的日軍震洋隊神社及遺址探查〉·《高雄文獻》·4(3)·頁 100-138。

三、計畫／檔案

- 《軍機處檔》〈籌議臺灣善後事宜〉·第 2747 箱·13 包·58972。
- 《高雄市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南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樹德科技大學，2006 年。
- 《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2010 年。
- 《鳳山縣舊城西門段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國立高雄大學，2015 年。

四、報紙

- 〈臺南舊城城壁崩落；舊蹟保存〉(1917 年 7 月 14 日)·《臺灣日日新報》。
- 〈一級古蹟？滿腹垃圾〉(1986 年 1 月 28 日)·《聯合報》。

五、網頁文獻

- 維基百科·〈巴(ともえ)〉。網址：<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7%B4>。

